

# 過得去

杨葵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過得去

杨葵 著

I267  
Y-13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过得去/杨葵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 - 7 - 5633 - 9696 - 2

I. 过… II. 杨…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469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 网址:www. bbtpress. com )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 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45 号 邮编:100071 )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7.25 字数:120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10 000 定价:24.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 序...1

虎坊路甲十五号...5

农展馆南里十号...33

我和我的作者们...69

关于消夜的繁华旧梦...143

老城门边的私家地理...173

## 自序

书名缘起于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到不了的都叫远方，回不去的都叫回忆。”

这话到底想说什么，我其实不太明白，好像有点形式大于内容，觉得这么个调调说话有意思、显得机灵吧。也确实像情窦初开的“维特”用粉红信笺写情书，抖机灵。

回不去的都叫回忆，我猜实际想说的是：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古人说得如此简洁透彻，到今天，就绕得这么模糊别扭。人心曲直变化，从中可以管窥。

写作一道在今天，因为发表途径便捷，造成大多数人写起来不过脑子，随便写完，鼠标一点撒出去，流于报刊或者网络。这样的写作又分两种，一种是“宣泄式写作”——纯为情绪找出口；一种是“打工式写作”——像在饭馆洗盘子，完成任务而已。二者都对写作缺乏敬畏心。

也有精心侍弄文字的，也分两种。一种如前所述抖机灵，追

求腔调重于追求内容，追求“逗”重于追求意义。还有一种，仍将写作当正经事，孜孜以求，追求文字之美、之力量、之我手写我心。

“打工式写作”、“宣泄式写作”，出于种种因缘我也都曾尝试，写完无不愧悔莫及。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少这样的孟浪，随时提醒自己，文章千古事，风雨十年人，写作不是个小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接下来的问题是：写什么？

才疏学浅，学术著作写不了。井底之蛙，鸿篇大论更写不了。关键是也没什么好写的。平日读时髦书，看到不少人兴致勃勃地学术，慨而慷之地鸿篇大论，以为自己很有创造力。可我读完，常替他们脸红——那些论点论据，甚至作论方式，两千年前都有过。

所以我只老老实实写点回忆。真人真事，都是自己经历的，对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有过影响的。于自己，有三省乎己的企图；于他人，许是个借鉴。就心存这信念，默默写到今天。

对于真花工夫琢磨文字的人来说，的确冷暖自知。个人的体会是，从完全不会写，到写得有模有样不太难，但越往前行，越是难上加难。打个比方就是，从零分到九十五分不太难，后面那五分，每前进一步都需脱层皮，重新做人。

曾有友人来探讨，究竟怎样的文章才算好文章。我按自己体会回答：不做作。又追问：什么样的不做作？答：一切不做作。这个，就是后边那五分的内容，全是心上的动作，太难了。

为编这本文集，检阅这两年写下的文字，对自己仍然很不满意，原因就在处处仍可嗅到做作气息。这现实令人绝望。但这又是没办法的事，做作是我们平常人的心的常态，想要彻底消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能做到的也许只是少点，再少点，哪怕少到小数点之后十位数、百位数，还有小尾巴藏着。总之前边的路还长，好在我对写作仍有热爱，我会努力。

最后要说的是：回忆于我，是回得去的，回去的途径就是文字。“回得去”念着不顺耳，所以改成“过得去”。其实这还是借个方便说话，哪有什么过去可以回，所谓过去，都是现在心里的过去，无不都是现在一笔一画写出来的，而每写完一个笔画，它又成了过去。如此，当然也就没什么回得去、过得去。

2009年岁末

北京 西坝河





虎坊路甲十五号



很多当年写过诗的人，一定还记得虎坊路甲十五号这个地址，甚至可以准确背出它的邮政编码，一〇〇〇五二。因为这里曾经是《诗刊》编辑部。曾经，天天有好几麻袋的诗稿被五十二支局的邮递员扔在院门口。

其实当时《诗刊》在这座楼只占一个单元。这是一幢红砖楼，共有五个单元。一单元有五层楼，是《诗刊》编辑部；后四个单元是六层，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文联的干部宿舍。

这幢楼建成于1983年。刚盖好那阵儿，有南边那群70年代兴建的旧灰楼比衬，颇有新贵之气。时过境迁，那片灰楼统统拆掉，拔地而起一大片簇新的商品楼，名字又雅，叫陶然北岸。这座红砖楼再怎么粉刷外墙、翻盖屋顶，也攀附不上时代的急促步伐，当即老态毕现。从此我管这座楼叫老楼。

叫老楼，不光因为面儿上老了，楼的里子，也就是楼里住的人，也很老。

这楼当年是作协和文联的所谓“高知楼”。两个中央直属单位的高级文艺干部，但又没有高到够住木樨地部长楼的，大多住在这里。70年代末，他们被组织从四面八方捞回北京，恢复党籍，恢复待遇，趁着落实政策的兴头，群情激奋，蜗居在团结湖、前三门、和平里等处的狭小住宅，点灯熬油，为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实际工作。活儿做得告一段落，新鲜劲儿也过去了，人心一时有有点涣散，作协和文联就联手盖了这座楼，安抚一颗颗受了几十年创伤的心灵。那时的高级文艺干部，今天如果活着，早已是耄耋之年，所以说这楼的里子也很老。

这块地皮，据说当年是特批给诗刊社的。具体批的当然是北京市相关部门，但这道批文的缘起，却涉及毛泽东。50年代初，诗人臧克家等人为筹办《诗刊》给毛写信，得到毛倾情相助，还把自己的几首诗整理了，交《诗刊》发表。这段历史多人写过，我不赘述了。总之后来这块地就姓诗了。一场“文革”，全中国的房产户主乾坤大挪移，到了80年代初，这块地皮上的一幢黄色三层小楼，却是归中央电视台所属。后来怎么讨价还价、据理力争，都不晓得了，总不外乎折衷处理这条大原则。结局是一劈两半，虎坊路十五号是中央电视台某部门，虎坊路甲十五号属于《诗刊》的上级主管单位：中国作家协会。

我十五岁随父母搬进甲十五号院，二十五岁离开家长自己讨生活，在那里住了十年，耳濡目染，攒下一些记忆。真要写成文字，不过是些凡人琐事，而且太过零碎，很难连缀成文。但是细想想，也还算有特色，特色在一个老字：老楼、老人。

这个老，当然不止字面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我也说不清，先记下来吧。

## 壹

90年代初，电视剧热，而且时兴改编现成的长篇小说。有个导演朋友想起路翎的名著《财主底儿女们》，得知他和我住邻居，托我代为联络改编版权事宜。

近年来少年写作被人追捧，好像二十岁出头的俊男靓女，能写长篇小说很了不起。其实再早的唐宋元明清不必说了，六十多年前，十七岁的路翎就已经写了《财主底儿女们》。后来书稿遭战火焚毁，又重写。1945年正式出版后，胡风曾作如此评价：“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规模最宏大的，可以堂皇地冠以史诗的名称的长篇小说”。

英雄相惜，可能也正因为，后来路翎成了所谓“胡风集团”的铁杆儿。早年胡风集团与他人论战，常被对方指责只有苍白的理论，拿不出一本像样的创作。自从有了路翎，胡风集团再也不怵这一软肋。50年代中期，路翎被划在“胡风反党集团”名下，在单人牢房过了很多年。重见天日，头发全白。

白头发的路翎在甲十五号很特别，独来独往，与所有人从不打招呼。住在楼里的，远近都算同事，见了面，至少会点头示意。当然也有迎面假装不见的，那是因为文人相轻，抑或左中右观点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是，假装不见也是一种打招呼，各自相遇那一刹那，心电图上都会起些涟漪。路翎则不然，是真的不理人，紧埋着头，想来即使与人擦肩而过，内心也是死寂一片。别人倒也不在意，一是因为长此以往，习惯成自然；二是因为，他十几年如一日，散乱的白发稀疏柔弱，衣衫陈旧且有些破烂，走路略有点跛，动作也不协调，偶尔抬头时，可见目光呆滞。大家从这呆滞，很容易联想起他受过的苦，明白他精神上所受刺激尚未彻底恢复。

但是，大家都想错了，他心里什么都明白。

那天晚上，我敲响路翎家的门。可能家里太久没来过外人，他老伴儿神色颇显惊讶地出现在门口。听明来意和邻居的身份，当即放松许多，将我迎进书房。

他们家太黑了。黑乎乎的墙，黑乎乎的地，灯光很暗，家具极少，且很破旧。暖水瓶还是那种竹制的外壳，在当时也要算文物了。所谓书房，不过比其他屋子多了一张书桌，基本看不到什么书。在这座楼里，见惯了别人家的精美装修、敞敞亮亮、满屋子的名人字画、满柜子的文艺图书，所以乍一见这情景，我有点被惊着了。

老太太半身不遂好多年，但在他们家，显然还是当家的身份，招呼客人，端茶倒水。我和路翎谈话的时候，老太太寸步不离，服侍老头儿只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当翻译——路翎说话非常难懂，不是口音的问题，而是发音方法奇特，乌里乌突一大堆声音在口腔、鼻腔、胸腔里乱转，到头来只是些字词往外蹦，联不成句，所以老是听不清他要讲什么。

跟老人说明来访目的，并大略介绍影视剧的现状，老人目光空洞地盯着我，看似基本没听懂，或者说根本就没在听。老太太在一旁不时重复我的某些关键话头，比如版权费之类，老人的表情仍是没有丝毫变化，我一时有点绝望。老太太大概看出我的内心活动，有些无奈地望着我，场面有些尴尬。

这时厨房烧的水开了，老太太一瘸一拐地去灌水。正在此时，老人好像突然从沉睡中醒来，一抹亮光从眼中迅速升起，一把揪着我的手问：你，出版社工作？我说是啊。老人立即起身，

从桌上捧来一堆稿纸搁我手里说：新写的，你看。老太太拎着暖水瓶进了门，见状赶紧说道：哦，是他新写的小说，你看看吧。

再看老人，目光炯炯，和刚才判若两人，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我只能开始翻看。首先发现，稿纸是商店里买的，四百字一码的那种。这座老楼的角角落落，随处都能翻出几摞全中国最权威的文艺报刊专门订制的大大小的稿纸，路翎的稿纸，却是来自文化用品商店。

翻看那些稿纸令我分外痛苦。我读过《财主底儿女们》，真叫才华横溢，激情飞扬；可我眼前这堆稿纸上的句子，磕磕绊绊，比中学生作文好不到哪里去。最可怕的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大跃进”时代好人好事通讯报道的惯有气息，全是概念，空洞乏味。我慢腾腾地一页页翻着，心思早不在上头，只想着如何抬起头来面对老人期待的目光。我能感觉到它射在我的额头，一分一秒也未间断。

最终硬着头皮抬起头，向老人微笑，我说：挺好的，我带回去仔细看。

我看到老人眼里流出极端的失望，完全颓了，本来紧紧抓在我额头上的两道光，一下子溃退得无影无踪——尽管我已经竭力掩饰，但是老人什么都看明白了。我有点不知所措，发愁如何结束这场拜访。就在这一刻，老人本来已经溃遁的目光，再次凝聚起力量卷土重来，不过这次不是期待，也不是失望，而是一万分的委屈。他突然呼吸急促，神情激动，嘴里比先前更加含混不清地乌里乌突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问他想说什么。他又说了一

遍，还是没听清。这时老太太在一旁翻译道：他说，鸟关在笼子里时间太长了，放出来，就不会唱歌了。

路翎逝于1994年。他去世后好久，楼里还有很多人不知道。

## 贰

曾经有好多年，如果在傍晚，如果天气晴好，你碰巧路过虎坊路甲十五号，会在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看到一位老人，气定神闲地坐着，一般会披着件外套，屁股底下垫块硬纸板，头随着汽车流动的方向微微摆动。如果绕到他正面，你会看到一张刻满深深皱纹的脸庞，双眼深陷，神情严峻。

他叫舒群，和萧红、萧军算一拨儿的，当年东北作家群里最仗义的一条汉子。萧红曾有一段时间被不良男人抛弃，是舒群伸出了挚友之手，无微不至。舒群早年参加过抗日义勇军上过战场，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做过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秘书。到延安后，做过鲁艺的第三任文学系主任（前两任是周扬和何其芳）。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夕，曾给舒群写信，请他代为搜集“关于文艺诸方针问题”反面的意见，要他“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80年代初，他曾经以自己与毛的亲密接触为蓝本，以小说的形式描摹出薄薄一本《毛泽东故事》。至今我还记得，书中的主人公叫殳群；还记得那书里遣词造句喜欢用四字组词，读着像汉赋，好比他写：“中南海的门，大大开开。”挺逗的。



在甲十五号院，论资排辈，舒群名列前茅。整个楼里只有他家占据了同在一层的两套单元。无论房屋间数还是总面积，远远超过了部长楼，不知他为什么选择了虎坊路而不是木樨地。

我家刚搬进甲十五号不久，有一天妈妈单位每人发了五十斤大米。总务处的人帮着送到楼下，妈妈没力气扛上楼，就先寄存在一层舒群家。晚上我放学到家，妈妈让我去扛米。

小阿姨开的门，舒群一家几口人正齐集厅里吃晚饭。奇怪的是，迎着门的上座位置，一个老头儿披件黑油油的老棉袄，居然是蹲在木头椅子上进食。我进门前明明准备好要叫伯伯阿姨的，可见了这场景，一时竟没叫出口。依我本来的心理准备，要叫伯伯的这位是个大干部，可眼前这位太不像了。后来看到一些影视作品表现解放初期那些进城干部家里来老乡，一律土得掉渣儿，对，那就是舒群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

《毛泽东故事》出版之后，舒群就少有新作发表了。他和几十年的老朋友丁玲联名当主编，筹办起曾经名噪一时的《中国》杂志。可在杂志最火的时候，他倒退居二线，又不见了身影。

每天上楼下楼会经过他家，突然一天发现，门上贴了张纸条，七八寸长，三四寸宽，上边竖写了两行字：有重病人，请勿打扰。用的是枯墨。

不过，这样的字条，可能更像老人一种生活态度的宣言：远离尘嚣，不问世事，静静安度晚年。老人的身体其实并无大碍，因为碰到好天气，还会看他拎张硬纸板，驼着背慢慢踱向院门口的马路牙子。坐到暮色四合，家人会来叫他回去吃饭。他应一